

海軍並沒有站哨，取而代之的夜間職務是值夜更，一更1小時共2員，傳統上1人負責站在安全士官桌的斜前方，手持木槍凡看到長官經過中隊大門要問好，另一人則是巡查，S腰帶繫警棍手拿巡查表，每15分鐘巡一次寢室，巡查表各員座號底下分別有小框框，並在底下劃記「一」，最後形成一個「米」字。

中隊大樓方方長長，每層樓走廊筆直，可以從另一側看到另一側的出口，至於我說得出口就是側梯的位置，白天或是兩兩洞洞(2230)以前都沒什麼特別的，但是一過兩么五洞(2150)查艙時間，側梯旁的廁所、浴室一片漆黑，左手邊是浴室和右手邊的廁所各有2道門，門的位置和走廊成平行且各自相對，熄燈後想上廁所就得進入那深邃的黑，年久失修的浴廁設備規律發出滴答聲響，腦中不禁胡思亂想，在夜裡若是想大個便，簡直就是活生生鬼故事的場景。

週日收假當晚，我負責值第6更的巡查，也就是隔天洞兩四五(0245)到洞三四五(0345)的時間，只要當巡查，我習慣把在台南讀書期間，經常參拜台南大天后宮求來的護身符放在藍工襯衫右胸前口袋以求心安，和第5更交接後就開始了巡查的職務，進到一樓寢室，雖然剛睡得熟被挖醒心情實在不太好，但還是認真確認每位學兵都在寢室床鋪上，一方面怕出包隔天要寫「事情經過報告書」還要挨「罰站單」，另一方面為了確保沒有人在廁所裡，免得等等經過側梯區域被同學嚇到。看見第5更的兩位學兵都是換衣服準備睡覺，也仔細劃記1到43號底下的小方框，一筆一劃「—」「—」「—」，走到了寢室與側梯區域之間的門，眼前的門上半部是玻璃製的，寢室暗黃色的戰備燈(夜燈)和門後的黑成強烈對比，光線昏暗玻璃仍映出我疲累的眼，沒想太多畢竟也不是第一次值第6更了，也就打開了門準備前往側梯通往2樓寢室。

門關上了，我走了兩步，察覺到我的腳步和皮鞋發出的聲音完全不同步，於是我停住，此時側梯旁的老鼠學長從垃圾桶躍出就站在走廊中央，牠也停住了，門後另一側的寢室戰備燈反射老鼠學長的反射的亮黃綠豆眼，牠察覺我、我察覺牠，牠看著我，也看著我身後的牠？廁所不知哪一個水龍頭、哪一間廁所、發出滴答水聲的同時，我思考自己是不是聽到傳言中半夜上廁所出現的不明皮鞋聲？腦內秩序與失序交戰：那是上週鄰兵半夜上廁所聽到的不明皮鞋聲？是學長？學姊？不會吧...我在當兵應該陽氣很重，口袋又有護身符，怎麼可能會遇到鬼？明明上一更的學兵都在換衣服啊？可能是我剛剛起床幻聽了吧？不可能是老鼠學長穿著迷你皮鞋在嚇我吧？荒謬的想法立刻被理性一同埋進左右兩旁浴廁的黑暗中。感性的我，怕鬼；理性的我，想要見鬼，於是壓抑不安的心，想要驗證自己是不是遇到靈異事件，我又多走了4步，這次刻意走得更慢更輕，不協調的皮鞋聲卻時而緊跟在後，時而圍繞我，又像是在左右兩旁的浴室廁所徘徊，無法分辨其來源，我又停下腳步，正當我想努力擠出一點點的解釋還安慰自己，後頭冷不防，傳來兩聲踱步，就像後頭有人跟著我，因我的急停，而立定站好，本來與我四目相交的老鼠立刻躲進黑暗中，像是察覺到某些東西。我有點怒了，想著：(如果真的有鬼，就給我更多跡象吧)，我再走一步，打算再三確認是否幻聽，此時皮鞋聲更清晰了，它出現在左前方浴室踱步繞圈，左前、右前、右後、左後，最後聲音停留在我身後。停了，皮鞋聲停了。急切想知道真相的我，不顧可能會看到的景象，我轉身再轉身環顧，皮鞋聲忽遠忽近好清晰像是直接打進耳裡，也像是我走在凌亂的部隊中，我是列子中的一員。慌了，是真的感到有些害怕，我已經站在浴廁前後門的中心點，我不打算回頭了。右手按著腰間的警棍、左手摸著右胸口袋中的護身符，在心中口中念念有詞說著我所知道的所有法號，皮鞋聲還在我後頭，我不敢回頭看，只想趕快走到側梯上2樓，步上4階後，聲音停了，我不知道哪根筋直覺不對又回頭看著走廊想確認些什麼，然而，我什麼也沒看到。步上2樓，根本也沒心思仔細巡查，也不敢走側梯了。

回到一樓寢室準備下一輪巡查職務，我坐在靠近走道的空床鋪上，回想事情經過，腦袋一片混亂。接下來的3趟巡查我也不打算去了，坐在床邊發呆，把每位學兵座號下的小方框寫成「米」字。直到洞三四五(0345)我才回到中廊和第7更的同學交接。

回到床鋪，側躺、正躺、再側躺，我心裡明白今晚是不用睡了，慢慢看著左邊窗戶的光線

漸漸打入寢室。

新訓中心的過往與故事，學長們早就在床板下留下，透過歪斜的奇異筆字跡，傳承已經逐漸淡化的學長學弟制。其中一張床板下寫道：「第三間廁所有鬼，歡迎挑戰」。